

| 赫拉巴尔 02
河畔小城

甜甜的忧伤

Krasosmutnění

[捷克]

博胡米尔·赫拉巴尔

著

星灿 劳白

译

Krasosmutnění

014032314

I524.45
10

甜甜的忧伤

[捷克] 博胡米尔·赫拉巴尔 著
星灿 劳白 译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北航

C1720495

I524.4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甜甜的忧伤 / (捷克) 赫拉巴尔著 ; 星灿, 劳白译.
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4. 2
书名原文: Krasosmutneni
ISBN 978 - 7 - 5302 - 1357 - 5

I. ①甜… II. ①赫… ②星… ③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捷克—现代 IV. ①I52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74823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01 - 2012 - 5837

Bohumil Hrabal: Krasosmutnění © 1979 Bohumil Hrabal Estate,
Zürich, Switzerland

甜甜的忧伤

TIANTIAN DE YOUSHANG

[捷克] 博胡米尔·赫拉巴尔 著

星灿 劳白 译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7.75 印张 143 千字

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357 - 5

定价: 29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

赫拉巴尔和母亲的合影
1919年摄于宁城



赫拉巴尔的外祖母卡特辛娜·基里安诺娃



赫拉巴尔的外祖父托马什·基里安



赫拉巴尔和他的舅舅博胡什·基里安于1920年摄于布尔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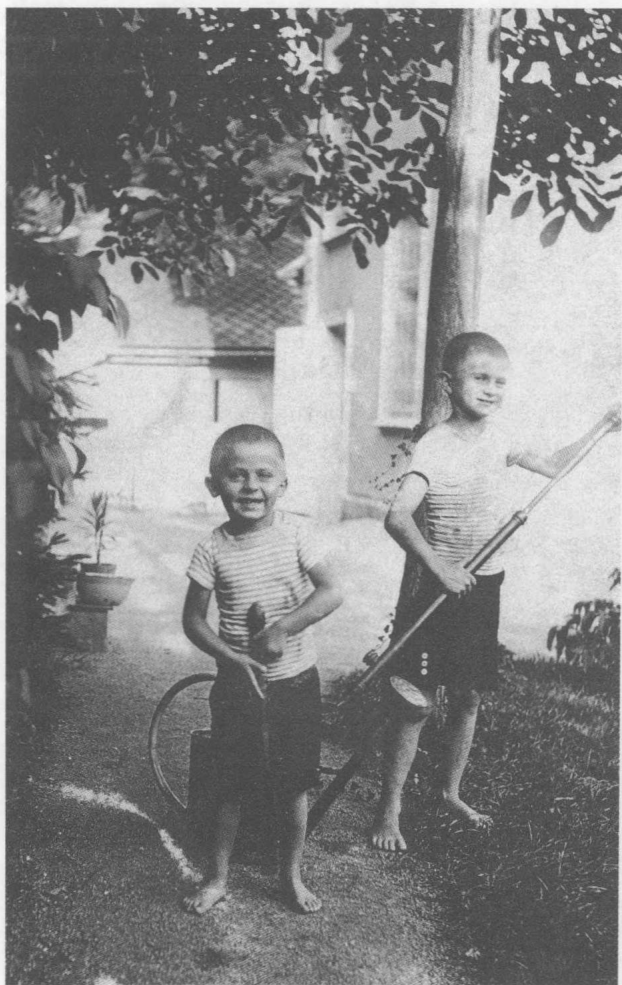
赫拉巴尔和他的弟弟布热吉斯拉夫
1922 年摄于宁城



赫拉巴尔和他心爱的黑狗
摄于1920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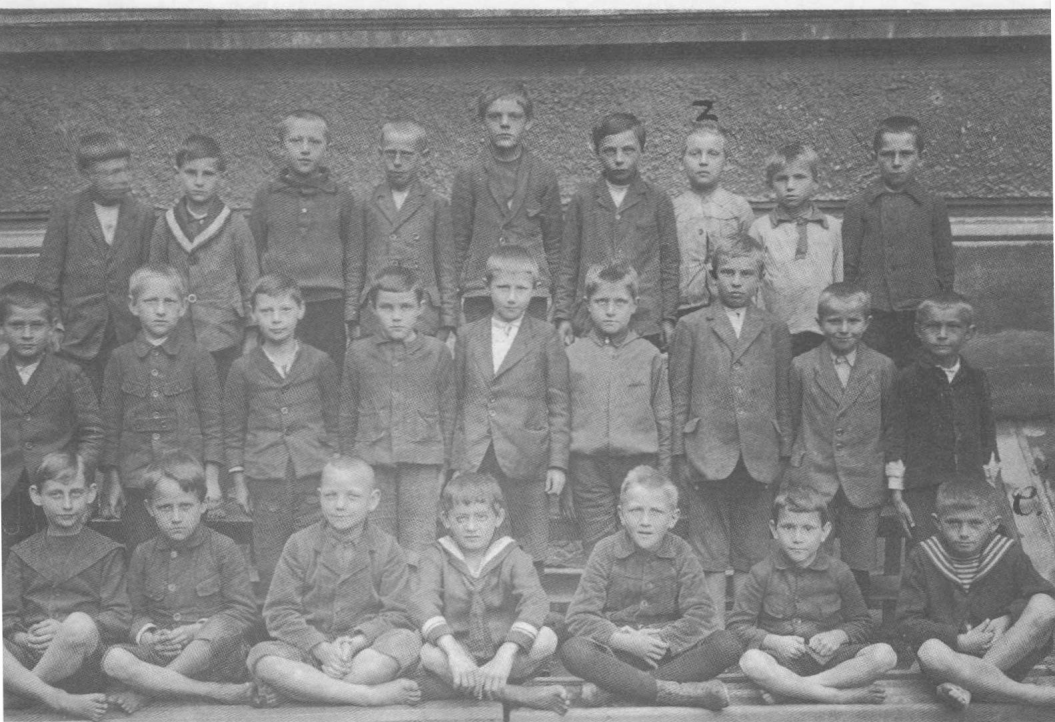
赫拉巴尔兄弟俩和他家的保姆于 20 年代初摄于宁城



赫拉巴尔和他的弟弟



赫拉巴尔兄弟俩和他们的母亲
摄于 1923 年



赫拉巴尔（右下方第一位）同他的小学同班同学
摄于 1923 年



男校小学四年级学生（赫拉巴尔是第三排左边中间的一位）
周围站着的是那些已经开始“剃胡子”了的学生

1 美人鱼

我从学校直接跑到码头上，那里停了许多运沙子的船只和小艇。一名搬运工在木板条上推着小车从船舱往外卸沙子。这些搬运工人总是袒露着上身，晒得乌黑。他们不像游泳场那些光身子的人那么个晒法，而像干活的人通常晒成的样子，又有点儿像一个什么防晒油广告上画的那样。他们中间有一位运沙工人早就让我着迷。他在胸口和手臂上都刺了美人鱼、锚和帆船。有一艘帆船让我喜欢得恨不得在我自己的胸前也立刻刺上一艘。我仿佛已经预感到这艘小船在我的胸膛上扬起风帆。今天，我鼓起勇气对那个运沙工说：“您身上的这只小船一辈子都洗不掉吗？”

运沙工人坐在木板条上，掏出烟来点燃。随着他吸烟时的一呼一吸，他胸膛上的帆船也一张一收，仿佛漂游在海浪中。

“你喜欢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喜欢极了。”我说。

“你也想刺上一艘？”

“特别想要，只是不知道刺一条这样的小船要多少钱。”

“一小瓶朗姆酒。是在汉堡人家给我刺上的。”运沙工人说着还指了一下我的海员帽上“汉堡”二字的金牌儿。

“那我还得坐车去汉堡？”我失望地说。

“哪儿的事！”运沙工人笑了，“这只锚和这颗刺穿的心是罗伊扎给我刺上去的，他经常坐在桥下酒家。我只付了他一杯酒钱。”

“那他也会给我刺吗？”我瞪大眼睛问道。

“那恐怕要花两大杯酒钱。”运沙工改口说。他抽完烟，仿佛又恢复了体力。

“您抽烟就觉得那么舒服？”

“一根烟胜过一顿午餐哪。”说完，便两手紧紧抓住从船舱里面一直伸到岸边沙滩的木板条，两腿往上一伸，来了个倒立，就像教堂塔尖映在水中的倒影，那些刺在他身上的小船也倒了个个儿，我看到运沙工因为用劲而充血的眼睛。随后，他一弯身，一双光脚板又落到了木板条上，他身上那些小船的桅杆重又耸向上方，又可以漂流到汉堡去了。

“谢谢！”我说。

我在码头上跑了起来，文具盒在我背上的书包里哐当直响。我一直朝桥那边跑去，那边有辆由两匹马拉着的马车，驮着满满一车沙子费劲地爬向一个小山坡。马儿使劲地拉，马蹄铁直冒火花。车上湿漉漉的沙子实在太重，车夫徒劳地站在马匹前面，用鞭子威胁它们，随后又抖动缰绳，弄得两匹马不知

所措。它们不是同时往前拉，而是一前一后各拽各的，这就越发拉不动了。车夫气得用鞭子抽打马腿，又用鞭子把儿猛击马的鼻子。靠在桥栏杆上的路人漠不关心地看着这一幕。我为这一可耻行径而涨红了脸，因为马对我来说是一种神圣的动物，我气得眼睛都红了，抓起满满的一把沙子朝那车夫扔去。沙子落到他眼里，他用鞭子威胁我，我像疯了似的一个劲儿地向他扔沙子。车夫朝我跑来，威吓我，说要用鞭子抽死我，可是我已站到了桥栏杆那儿，大声对他喊道：

“你，你这个残暴的家伙，你会遭报应不得好死的！”

我朝桥的另一端跑去，跑到半路上停下来抓住栏杆喘了喘气，让我的热血回落，直到我完全恢复平静，然后走到桥头的莫斯特茨卡街，往土耳其式水塔那边一拐，经过磨坊、弗尔特纳街，来到教堂广场，走进了教堂。

教堂里一个人也没有，凉爽宜人。我四下里一瞧，便看到蒲团旁边的两个捐款箱。我的心又开始怦怦急跳起来。为了让自己保持镇静，我连忙跪到安东尼切克^①圣像前的蒲团上祈祷起来。我低着头轻声说：

“我想要在胸膛上刺一只小船，得花两大杯酒钱。我需要钱，只好从这捐款箱里借一些。我保证，我一定会将这些钱还回来。”

^① 安东尼切克（St. Antonicek），为13世纪葡萄牙的天主教法兰西斯派修士，后被尊为圣人，至今广为捷克百姓所爱戴。